

鲁迅藏 浮世绘



哥林路筆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本书收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多年的鲁迅收藏的全部浮世绘作品，其中包括在日本已经绝版的极其珍贵的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的《幅名家名作》，每幅附有精当的评介。书中另有专文，对鲁迅与浮世绘的关系以及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的由来做了详细的分析、考证，可以作为欣赏画作时的背景资料。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鲁迅藏 浮世绘

◎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藏浮世绘 /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 北京 :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9

ISBN 978-7-108-05770-9

I. ①鲁… II. ①北… III. ①浮世绘—作品集—日本—近代
IV. ①J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3938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曹忠苓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 数 60 千字 图 47 幅

印 数 0,001—9,000 册

定 价 75.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小
蔵
入
信
月
風
雲
文
庫
印

目 录

写在前面 黄乔生

03

浮世绘之于鲁迅 董炳月

09

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的故事 张明杰

27

鲁迅藏 浮世绘作品欣赏

(画师小传及作品解说 赵京华 编译)

39

鲁迅收藏的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

41

鲁迅收藏的其他浮世绘作品

133

鲁迅藏 浮世绘

◎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写在前面

黄乔生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接触东西洋绘画，美术视界得到扩展深化。

在讨论日本版画时，鲁迅提到了浮世绘，表达了对浮世绘的好感：“日本的黑白社，比先前沉寂了，他们早就退入风景及静物中，连古时候的‘浮世绘’的精神，亦已消失。目下出版的，只有玩具集，范围更加缩小了，他们对于中国木刻，恐怕不能有所补益。”（1935年4月4日致李桦）当年2月4日他写信给同一位版画家时说：“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鲁迅虽然较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浮世绘，但陆续收藏了不少作品和相关资料。他的学问文章中有所谓“暗功夫”，例如对佛教的钻研，对汉字字体变迁的追溯等，但或许因为对象博大、复杂，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故公开议论不多。浮世绘恐怕也是如此。我们检索他的日记，可见一些记录：

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选购二枚，泉廿。（1929年3月31日）

晚长尾景和来并赠复刻浮世绘歌麿作五枚，北斋、广重作各一枚。（1931年3月5日）

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1931年9月23日)

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嘉吉君所赠浮世绘复刻本一帖四枚。

(1931年9月26日)

《喜多川歌麿》一本附图一幅(六大浮世绘师之一)，九元八角。(1932年6月14日)

内山书店送来《铃木春信》(六大浮世绘师之一)一本，价五元六角。(1932年12月9日)

内山夫人来并赠芸丹一瓶，又交漆绘吸烟具一提，浮世绘二枚，为嘉吉由东京寄赠。(1936年3月10日)

“六大浮世绘师”系列为野口米次郎编著，介绍了一立斋广重、铃木春信、葛饰北斋、东洲斋写乐、喜多川歌麿、鸟居清长六位名家的作品，评析了他们的艺术特色。鲁迅陆续购齐全套，并得到了作者签名的书箱一只。鲁迅在上海还见过野口本人。

此外，鲁迅购买或获赠了高见泽远治原刊、上村益郎等编的《浮世绘珍贵版画集》，内田实的《广重》，田中甚助的《日本木版浮世绘大鉴》，浅井勇助的《近世锦绘世相史》，东方书院的《浮世绘大成》和第一书房的《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等。

鲁迅对浮世绘的议论虽然不多，但他晚年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总结性地表达了他对浮世绘的看法。这位日本友人来信说想赠给他一些浮世绘作品，他回信道：“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最后还是不了解。然而，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的我想还是北斋。我早就想引入大量插图予以介绍，但按目前读书界的状况，首先就办不到。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我自己的东西将来传给谁好，正在担心中。”(1934年1月27日致山本

初枝)

这段话透露的信息很丰富。首先，浮世绘名家中，鲁迅最喜欢北斋，不但年轻时喜欢，晚年依然喜欢，原因是这位作者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其次，鲁迅写信的时候也喜欢广重；再次，鲁迅喜欢歌麿的人物画。还有，鲁迅提到“写乐”，对这位作者做了一番研究，“看了二三本书”，大约是想弄明白德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但终于不得要领——这或者是“不喜欢”的委婉说法。

这段话里还留有一点疑问：为什么鲁迅说中国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这或者是愤激之言。鲁迅晚年提倡美术，往往自费印行外国版画，筹资不易，销路亦不佳，惨淡经营，其状可以想见。也可能因为他不满于中国有些画家滥用了浮世绘的形象，例如他称之为“新的流氓画家”的上海的叶灵凤——“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比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过比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的人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鲁迅不喜欢这种画风。

鲁迅对自己收藏的浮世绘作品有整理的计划，想将其作为书籍插图，介绍给中国读者，可惜这些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那段话的最后一句很是凄凉：“我自己的东西将来传给谁好，正在担心中。”

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藏品几乎全部被国家的博物馆、纪念馆保存下来，其中就包括他的浮世绘收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着鲁迅所说的“数十张复制品”，也就是第一书房的《浮世绘版画名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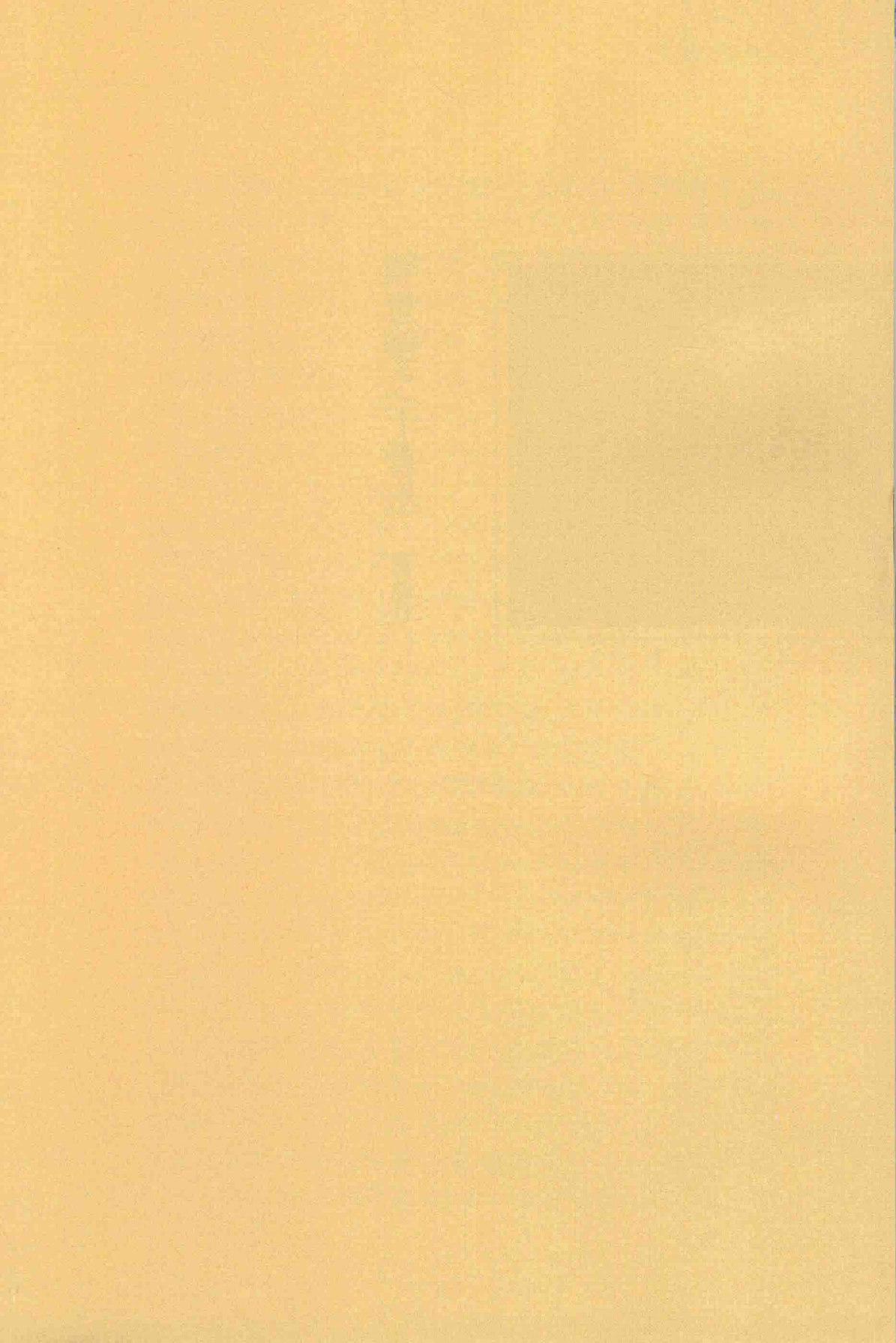
近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加大了研究整理出版鲁迅藏品的力度，在美术藏品方面，陆续出版了《鲁迅藏外国文学名著插图本》《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编印版画丛书》等书。这次准备在鲁迅逝世80周年之际，推出《鲁迅藏浮世绘》，以为纪念。

鲁迅浮世绘藏品中最精彩的是30幅高见泽遗版的作品。参加鲁迅藏书研究项目的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赵京华先生、董炳月先生和对日本出版、藏书状况极为了解的旅日学者张明杰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十分珍贵，且保存完好，提议整理出版，三联书店毅然决定承印，于是以30幅高见泽遗版作品为核心，收录鲁迅所藏42幅浮世绘作品，编成此书。

几位学者或做总体介绍（董炳月），或专版本考证（张明杰），或编译鉴赏文字（赵京华），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参考资料。看了藏品和介绍文字，有些疑问得到了解答。例如鲁迅特意提到“备受德国人赞赏”的“写乐”，应该是因为自己收藏了写乐的7幅作品。至于鲁迅不喜欢他作品中的怪异形象和奇突色彩，或许要归结到个人的审美趣味吧。读者看了作品，自可欣赏揣摩。

这些封存了很久的藏品以高清图像复现，其艺术和文献价值由学者的解说而凸显，出版社精心编校印制把各位通力合作的成果呈现出来，使鲁迅生前的一桩心愿得以完成，博物馆的藏品也因而活化。善莫大焉。谨缀数语，敬申谢忱。

2016年7月5日



浮世绘之于鲁迅

董炳月



在鲁迅的文艺生涯中，美术活动所占比重甚大，而鲁迅的美术活动一直与“美术日本”关系密切。这里所谓的“美术日本”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鲁迅1906年在仙台“弃医从文”，是因为从日本的“战争美术”作品（取材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受到刺激。鲁迅1913年发表的文章《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使用的“美术”概念来自日语。鲁迅晚年在上海倡导的木刻运动，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美术日本”元素。1931年8月他组织“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完造的弟弟、来自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为中国的青年木刻家讲授木刻技法，并亲自担任翻译。这一时期，日本是鲁迅了解西方美术的窗口。他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1927年至1928年翻译）是介绍欧洲近代美术的著作，而著者板垣鹰穗为日本学者。他编选的《新俄画选》（1930年5月出版）收木刻作品13幅，其中5幅是取自日本俄国文艺研究者昇曙梦（1878—1958）所编《新俄美术大观》（见鲁迅《〈新俄画选〉小引》）。不仅如此，“美术日本”甚至成为鲁迅认识欧洲版画的视角。例如，鲁迅在《〈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中介绍德国画家奥力克的时候，说“奥力克（Emil Orlik）是最早将日本的木刻方法传到德国去的人”，指出日本木刻技法对德国木刻的影响。《〈比亚兹莱画选〉小引》（1929年4月20日作）也论及英国画家比亚兹莱所受日本的影响，曰：“日本的艺术，尤其是英泉的作品，助成他脱离在《The Rape of the Lock》底Eisen和Saint-Aubin所显示给他的影响。”“日本底凝冻的实在性变为西方的热情底焦灼的影像表现在黑白底锐利而清楚的影和曲线中，暗示即在彩虹的东方也未曾梦想到的色调。”

可见，如果没有诸种“美术日本”元素的参与，鲁迅的美术活动几乎无法进行。既然如此，鲁迅与浮世绘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鲁迅的美术活动是重要的，对于认识浮世绘同样是重要的。浮世绘是日本古典化、经典化的美术品，鲁迅晚年曾大量搜购。而且，鲁迅谈比亚兹莱所受日本艺术影响时提及的英泉（溪斋英泉，1790—1848），即为江户后期的浮世绘大师。

一 鲁迅的浮世绘收藏与相关言论

关于鲁迅购买、收藏浮世绘的情况，江小蕙1988年在长文《从鲁迅藏书看鲁迅——鲁迅与日本浮世绘》（《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3、4期连载）中即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篇开拓性的论文为后人研究鲁迅与浮世绘的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据此文统计，1926年至1936年间，鲁迅购买浮世绘书籍17种33册、单页浮世绘30幅，囊括了日本浮世绘大师的代表作品，另藏有日本友人所赠浮世绘12幅。

1934、1935年间，鲁迅在私人通信中两次谈论浮世绘。第一次是在1934年1月27日给日本歌人山本初枝（1898—1966）的信中，曰：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的人物。写乐曾备受德国人赞赏，我试图理解他，读了二三本书，但最终还是未能理解。不过，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的，我认为还是北斋，很久以前就想多用些插图予以介绍，但目前读书界的这种状况首先就不行。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我自己的这些浮世绘将来交给谁，现在正在担心。

鲁迅此信是用日语书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旧版（1981）、新版（2005）的中文译文均有偏差。旧版的问题一是谈及北斋的那几句话不应该用句号断句，二是最后的“担心”（原文为“心配”）不应译为“不知”。新版译文未修正旧版译文的断句问题，修正了“不知”，但又把旧版译文中的“其次是歌麿的人物”错改为“其次是歌麿”，而鲁迅原话明明是“其次には歌麿の人物です”。“歌麿”